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外集一
補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 外集 補遺

(一)

李德裕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滎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鄭亞撰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縣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以微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蕭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元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

罷別承天睭。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庥。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元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獮鬻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神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羶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長安並蒙榛棘。襲世未平。至於漁陽。帥張仲武掃除僭亂。賊獲仇讐。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顯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極渙汗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爲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乃敢揚聲進討。拒命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凝思神武。公累罄奇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君。况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汚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泝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

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潢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尙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元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於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尙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奏聞戎捷。砥磨周鉞。永淬鄭刀。萬里來袁。尙之頭顱。二塚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敕。宗英可汗。獻琛輸輿。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仕之允。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史冊。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雙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旣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耶。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移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反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諫。鋪舒名實。藻緝文質。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旣畢。華夷會同。方將命。

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爲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閎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讚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元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恐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澁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希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爲患也如洛邑咸秦者幾焉雕鷲不傳之以馳騁驂騑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老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廊廟自是以降其類實繁惟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洛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也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總目

正集二十卷

別集十卷

外集四卷

補遺一卷附

次柳氏舊聞一卷附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目錄

卷一……………一

上尊號玉冊文二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眞容讚并序

卷二……………七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異域歸忠傳序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卷三……………一三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

討回鶻制

討劉稹制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

卷四……………二一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贈裴度太師制

贈陳夷行司徒制

贈崔瑄左僕射制

贈王茂元司徒制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宏文館制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卷五……………二九

賜回鶻可汗書

賜回鶻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賜太和公主敕書

賜背叛回鶻敕書

賜回鶻嗚沒斯特勒等詔書

賜回鶻嗚沒斯等詔

賜思忠詔書

卷六……………三七

與紇圻斯可汗書

與黠戛斯可汗書進狀二附

與黠戛斯書進狀附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賜党項敕書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賜張仲武詔

賜何重順詔

賜張仲武詔

賜劉沔茂元詔

賜彥佐詔意

卷七……………四九

賜石雄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元逵詔意

賜李石詔意

賜王宰詔意

賜張仲武詔意

賜劉沔詔意

賜王宰詔意附賜石雄詔意

賜王元逵何宏敬詔意附賜何宏敬詔

賜王元逵何宏敬詔意

賜緣邊諸鎮密詔意

停歸義軍敕旨

置孟州敕旨

李回宣慰三道敕旨

賜王宰詔意

卷八……………五九

授溫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授溫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溫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制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卷九……………六九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處置楊弁敕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卷十……………七九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舊刻篇末有會昌元年等六十六字今刪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舊刻篇末有樞密使十五字今刪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三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論朝廷事體狀

卷十一……………八七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宮貴神壇狀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歲朝賀狀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議禮法等大事狀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論公主上表狀

卷十二……………九三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二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準詔卻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李珣陳夷直狀三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薦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狀舊刻附批答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一作船狀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卷十三……………一〇一

論田牟請許党項讎復回鶻嗚沒斯部落事狀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請賜回鶻嗚沒斯等物詔狀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狀

論盟沒斯特勒等狀

論盟沒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賜號狀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請賜盟沒斯槍旗狀

論盟沒斯家口等狀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互市牛馬駱駝等狀

論盟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狀

卷十四……………一一一

論回鶻事宜狀

請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狀

論回鶻石誠直狀

論振武以北事宜狀

條疏邊上事宜狀

驅逐回鶻事宜狀

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聞奏謹具一一如後狀

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議須便施行其中有未盡處須更令分析謹連如前

請發鎮州馬軍狀

請市蕃馬狀

請契苾通等分領沙陀退渾馬軍共六千人狀

李思忠下蕃騎狀

河東奏請留沙陀馬軍狀

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狀

請賜劉沔詔狀

請發河中馬軍五百騎赴振武狀

請發李思忠進軍於保大柵屯集狀

卷十五

論譯語人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靖傳事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句當軍務狀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狀

幽州鎮魏使狀

請賜宏敬詔狀

請發陳許軍馬狀

闕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論陳許兵馬狀

論河陽事宜狀二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狀

請賜仲武詔狀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論石雄請添兵狀

請問薄仲榮賊中事宜狀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請諸道進軍狀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卷十六……………一三一

請遣制使至天井冀氏宣慰狀

奏晉州刺史李丕狀

李克勤請官軍一千二百人自引路取涉縣斷賊山東三州道路狀

魏城入賊路狀

天井冀氏行營狀

請準兵部依開元二年軍功格置跳盪及第一第二功狀

奉宜石雄所進文書欲勘問宜商量奏來狀

論赤頭赤心健兒等狀

論堯山縣狀

奏磁邢州諸鎮縣兵馬狀

潞磁等四州縣令錄事參軍狀

論邢州狀

巡邊使劉濛狀

昭義軍事宜狀

請先降使至党項屯集處狀

論鹽州屯集党項狀

卷十七……………一四一

論遊幸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論幽州事宜狀

論田羣狀

論劉稹狀 太原狀附

論鎮州奏事官高迪陳意見二事狀二

任晚李丕與臣狀共三道

續得高文端賊中事宜四狀

天井冀氏事宜狀

洺州事宜狀

回鶻事宜狀

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臣狀一道

潞府事宜狀

論昭義軍事宜狀

卷十八……………一五一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上尊號玉冊文狀

進真容讚狀

進幽州紀聖功碑文狀

進點夏斯朝貢傳圖狀

進侍宴詩一首狀

進新舊文十卷狀

進瑞橋賦狀

進西南備邊錄狀

讓官表

讓太尉第二表舊刻附批答

讓太尉第三表舊刻附批答

讓官表

讓司空後舉太常卿王起自代狀

加司徒請停冊禮狀

請改封衛國公狀

爲星變陳乞狀

讓張仲武寄信物狀

再讓仲武寄信物狀

謝宣示溫沒斯等冠帶訖圖狀

謝恩賜王元達與臣贊皇縣圖及三祖碑文狀

謝恩令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云奉敕撰狀

謝宣示進黠戛斯朝貢圖深愜於懷狀

謝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官狀

謝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

謝賜讓官批答狀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謝恩不許讓官表狀

謝恩加特進階改封衛國公狀

謝恩加特進階狀

會昌五年十二月三日宰相對後就宅宣示謝恩不許讓官表狀舊刻附宣文

謝賜錦綵銀器狀

謝恩賜錦綵銀器狀

會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就宅宣并謝恩問疾表狀

謝恩問疾狀舊刻附宣文

卷二十……………一六五

武宗改名告天地文

祈祭西嶽文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瑞橘賦并序

奉和聖制南郊禮畢詩

郊壇回輿中書二相公蒙聖慈召至御馬前仰感恩遇輒書是詩兼呈二相公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進詩一首

別集

卷一……………一七一

黃冶賦并序

畫桐花鳳扇賦并序

通犀帶賦并序

鼓吹賦并序

白芙蓉賦并序

重臺芙蓉賦并序

山鳳凰賦并序

孔雀尾賦并序

智囊賦并序

積薪賦并序

欹器賦并序

蚍蜉賦并序

振鷺賦并序

卷二……………一八一

問泉途賦并序

傷年賦并序

懷鵲賦并序

觀釣賦并序

斑竹一本有筆字管賦并序

柳柏賦并序

白猿賦并序

二芳叢賦并序

畏途賦并序

知止賦并序

劍池賦并序

望匡廬賦并序

大孤山賦并序

項王亭賦并序

卷三按舊刻以下兩卷附王播諸人酬和詩又載崔恭等和張尙書詩播等人無足取和張尙書詩尤

與衛公無涉今俱不錄……………一九三

雨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柏臺又與秘閣相對同院

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舊刻附王某和衛公詩

奉和太原張尙書一作相公山亭書懷舊刻附張尙書詩及崔恭等和張尙書詩

奉和韋侍御陪相公遊開義五言六韻

贈圓明上人

贈奉律上人

戲贈愼微寺主道安上座三僧正

長安秋夜

清冷池懷古

述夢詩四十韻并序 舊刻附元稹等和衛公詩

招隱山觀玉蕊樹戲書卽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 舊刻附沈傳師和衛公詩

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

寄茅山孫鍊師

又二絕

題奇石

送張中丞入臺從事

懷京國

追和太師顏 一本此下有魯字 公同一作刻清遠道士遊虎邱寺 一作詩

東郡懷古二首

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

雨後靜望河西連山愴然成詠

秋日美晴郡樓閑眺寄荆南張書記

故人寄茶

卷四……………二〇一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 一作和王播遊故居感舊 舊刻附王播和衛公詩

題劍門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 一作房公西湖

重題舊刻附鄭澣等和衛公詩

房公舊竹亭聞琴緬慕風流神期如在一作對因重題此作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闕

早入中書行公主冊禮事畢登集賢閣成詠

題羅浮石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射同題名於廟壁僕射已爲御史余尙布衣自後俱列

紫垣繼遊內署兩爲夏官之代復聯左揆之榮荷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奉寄

遙傷茅山縣孫尊師三首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常見尊師稱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館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廳寫得德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與德裕皆
列高位淒然懷舊輒獻此詩

惠泉

無題

題冠蓋里

離平泉馬上作一作離東都平泉

謫嶺南道中作

到惡溪夜泊蘆島

登崖州城作

歌篇三首闕前二首

卷五.....1107

諫敬宗搜訪道士疏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代高平公進書畫狀

進元宗馬射圖狀

奏銀妝具狀

奏繚綾狀

亳州聖水狀

王智興度僧尼狀

卷六……………一一三

與桂州鄭中丞書

與姚諫議邵書三首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銘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

卷七……………一二三

掌書記廳壁記

舊刻此下有鄒平公新置資福院記三聖記二首尊崇老子乃李唐陋習其三聖記中以老君尹

真人與宣聖並列尤爲不倫今俱不錄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懷崧樓記

元真子漁歌記舊刻附漁歌五首

祭唐叔文

祭韋相執誼文

卷八

丹展箴六首并序

舌箴并序

聖祖院石磬銘

鹿跡山銘

劍門銘

圯上圖贊舊刻此下有大迦葉贊

卷九

平泉山居誠子孫記

平泉山居草木記

金松賦并序

靈泉賦并序

秋聲賦并序

牡丹賦并序

近於伊川卜山居將命者畫圖而至欣然有感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鶴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

比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江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蒿一作蒿草徒得嘉名因賦是詩兼贈陳侍御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思歸赤松村呈松陽子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卷十……………二三九

思山居十首

初夏有懷山居

張公超谷中石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卽事

伊川晚眺

潭上喜見新月

郊外卽事奉寄侍郎大尹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雪霽晨起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因以此詩爲報奉寄劉賓客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

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

首夏清景想望山居一本此下有贈幕僚三字

思平泉樹石雜詠十首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重憶山居六首

懷伊川郊居

晨起見雪憶山居

憶平泉雜詠十首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章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然思歸復此作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舊刻別集末附裴潯寄詩十四首又載劇談錄賈氏談錄河南志五代史記平泉花木四條奇蘇

異石頗形泰侈有累相德不足示後今并刪

外集

卷一……………二五一

夷齊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帝論

漢元帝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羊祜留賈充論

宋齊論

卷二……………二五九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卷三……………二六七

賓客論

謀議論

伐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倖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卷四……………二七七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折羣疑相論

禱祝論

黃冶論

祥瑞論

冥數有報論

舊刻此下有周秦行紀論一首後附牛僧孺周秦行紀按周秦行紀荒謬無稽有云爲衛公門下士所作以罪僧孺者論亦深文醜詆誣譏太甚朋黨之見不足示後今并刪

梁武論

喜徵論

補遺.....二八五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與黠戛王書

薦處士李源表

請宣賜鶴林寺僧諡號奏

請罷呈榜奏

停進士宴會題名疏

論喪葬踰制疏

太和新修辨謗略序

詩

上巳憶江南禊事

北固懷古

汨羅

嶺外守歲一作李福業詩

訪韋楚老不遇

題柳郎中故居

盤陀嶺驛樓

鴛鴦篇

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一

上尊號玉冊文會昌二年奉敕撰

唐贊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璘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琪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儒一本無李字紳及文武百官一本無及文武百官五字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一本有及文武百官五字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

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子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舍允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博光耿四海元德莫鄰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敢康罔盤於田不邇於色自閨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覈名實攬乾綱擇聖紀修舊典協誠質挖嘉壇款泰乙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元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

轂登省刑罰而蓬李消。發倉廩而蠡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照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於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於羣黎。威震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烝烝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虔劉之罪。輿惻隱之仁。迴電收霜。爲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卿鵠緼縉。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鵠之倫。暨藩侯。邦伯。黃髮駘背。不謀而進曰。陛下元默天晬。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勸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上尊號玉冊文 會昌五年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一本無齒

李鉉及文武百官。大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獫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於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先帝戚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遣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佞倖。絕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正也。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磐牙。根柢封殖。異術肺腑。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堙滅。攜國款塞。質帝女。蹙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擐旗刈旃。兵塵穹廬。火烈荆榛。颺屬幙。碎轅輓。六羸遁逃。貴主生還。剗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奸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兵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一作致。迅雷而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窺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朞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

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元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請弗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於大道。元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玉一作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眞容讚并序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正。以精蕩褻。以道勝殘。故得風雨時若。蟲螟歲息。銷蓬宇爲休氣。驅戎狄爲懷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窘伐。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旣伐。夙沙自縛。武功旣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歲蕤於圖諜矣。皇上以爲大禹敘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繪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抱一元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謂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奇彼淖冰之術。從偃佺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也哉。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旣彰。穆穆皇皇。居列仙之館。近元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不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頤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繪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晬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彷彿焉。末臣

奉詔敢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朔漠銷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禋生壺關。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全大勳。八表旣甯。萬機益勤。爰命彩繪。載模天真。崑閬仙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綢繆。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孕靈。虞熙載甄。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旣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二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奉敕撰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尚書右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年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建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楷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裕乃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睿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修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機獨照。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蠻荊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振服。宜有良將。殿於朔邊。張公禮閱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泉。流落不偶。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將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偏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嘆敵國而強意。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

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詳矣。暨薛延陁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回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雕之士。親護戎旌。亦由羌髡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旣殄大憝。乃疇厥庸。特拜葉護司空。歲賜綰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瑤祠雲構。甲第基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蝸蠹上國。百有餘年。旣而桀鷩無親。天命不佑。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薦饑。畜產耗半。黠戛斯一本有覺字。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區落蕭條。陰燐青熒。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冊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闕。元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糲。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頏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鷩。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嘔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爲嘔沒斯所紿。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互幽陵。伏精甲於松櫟。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俊。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冑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

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陳。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於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旣合，奇鋒橫驚，如摧枯株，如搏畜兔，攝讐者弗取，陸梁者皆仆。虜王侯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衆服聽，悉數係壘，谷靜山空，靡有子遺。橐駝駃騠，風澤而散，旃牆罽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踵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氏戎一作羌之衆，陳湯搃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物故，或邀功掠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慙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爲漢謀，自回鶻嘯聚，靡不鴟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回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回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一作盡歐雜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瘡，縮朒而退，挫銳解紛，緊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齋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一作不利，公以壯猷遠馭，長計羈縻，不媮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帥爲爪牙，視戎狄爲鼠歲，方獵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勗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爲

人瑞。班固以稽落盪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振懼。乘其蹙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太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飄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郅支嫚詞。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羌戎雜處。澼澼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淵默。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一作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千旄蔽地。爰命介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回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宏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亭徽囊弓。萬里昆吾。一作夷。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異域歸忠傳序

會昌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將勒溫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尙書將軍凡十二人。大首領三十七人。騎士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內附。制授溫沒斯特進檢校工部尙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封懷化郡王。其酋帥徧加戎秩。賜之金紫。於是穹廬之長。盡識漢儀。左衽之人。咸被王澤矣。臣聞書載率服。美大舜之功。詩列既平。顯周宣之德。暨漢宣帝。亦單于慕義呼韓來朝。歷紀數千。稱者三代。則知非常之運。必待非常之君。

誠契感通。斯爲難遇。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紹高祖、太宗之神武。慕元宗、憲宗之遠略。英才天縱。武節霆馳。靜深之謀。淵然若海。先定之志。屹然若山。自溫沒斯歸款朔邊。注心魏闕。制置大略。盡出宸算。漢高從善。能用六奇。光武揣情。坐知千里。諸將無舉旗之效。羣臣乏借箸之籌。夫天以信而成功。地以定而載物。惟大君懋一德。法兩儀。故能懷異俗之心。盛中興之業。溫沒斯者。回鶻之貴酋也。夙稟正性。生知大義。識倚伏之數。明禍福之機。回鶻運屬天亡。歲久不稔。畜產大耗。國邑爲虛。流亡徧於沙漠。僵仆被於草莽。由是國之將帥。各率支兵。或入西戎。或歸諸部。惟溫沒斯精誠上達。天誘其衷。拔自狼居之山。願拜龍顏之主。封章瀝懇。指日誓心。不奪之誠。介如石矣。先是有赤心宰相桀。傲亂常。頗爲邊患。溫沒斯潛布誠款於天德軍使田牟。暴其罪狀。梟首以徇。歸大國。明也。戴聖君忠也。去亂邦智也。執醜虜義也。具此四美。是謂誠臣。昔仲尼知曾參孝。因爲陳君父子之義。以著孝經。今聖主以溫沒斯忠。爰採武義一作功。貞烈之事。以爲歸忠。勸聖人善誘之道。又何以加於此乎。迺集秦漢以來。至聖朝。去絕域。歸中國。以名節自著。功業保忠者。三十人。勒成上下兩卷。其不自獻款。無迹可稱者。今並不載。臣又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殃。神道昭晰。應如影響。溫沒斯方欲保大節。成大勳。宜乎佩服斯文。以爲鑒戒。臣備位台鉉。獲奉睿謀。受詔序事。冠於篇首。

黠戛斯朝貢圖傳序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獻獒。陳以典訓。所以感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歷之

四年天瑞燦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宣室以張神化振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晬而清日晏而明蟲螟不生嘉穀以成中寓旣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君長黠戛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匹絕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赭汗非至德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旗焉用驥騄不貴龍友惟駕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於天寶季年朝貢不絕暨中國多難爲回鶻隔礙黠戛斯忿其桀驁乘彼薦饑於是破龍庭焚罽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始得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羣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宰臣房元齡對曰殊域來朝者中國乂安帝德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觀此懷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殊方異類無遠不賓竊比秦漢想無多愧亦欲傳之子孫念二王之末途朕所以不能不懼耳臣伏思太宗往日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詒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鴻名爲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爲中興之主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通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乃詔太子詹事章宗卿祕書少監呂述往蒞賓館以展私覲稽合同異觀縷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顏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爲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因章宗卿呂述所紀異聞飾以繪事敢敘率服以冠篇首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三

宣懿皇太后祔太廟制奉敕撰

門下。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一作慶。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不承。人倫之義。莫重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代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皇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重。中壺莫偕。况誕我嗣君。續承宣宗。一本作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宏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太廟。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之室。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宣示中外。咸使聞知。主者施行。

仁聖文武章天成功大孝皇帝改名制

王者照臨萬寓。名豈尙於難知。敬順五行。理宜避於勝伏。徵諸前史。義實炳然。昔炎漢之興。洛旁去水。所都名號。猶乃避之。况我國家運昌土德。豈可以王氣勝於君名。所以憲宗繼明之初。實已捨水。必有冥數。叶於禎祥。漢宣帝柔服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歷十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近稟聖祖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敬承天意。永保鴻休。宜改名爲炎。仍令所司擇日。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奏章不得更有迴避。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遣王會等安撫回鶻制奉敕撰

敕自古令一作哲王撫甯荒服忠於國者則有繼絕之恩順於道者則有固存之義所以厚其嚮化優以報功回鶻累代姻親久修臣禮服我聲教保茲信誠嘗以國難識其忠良嚴霜見其貞松疾風知其勁草永言勳力豈忘予懷如聞爲黠戛斯所攻兵折衆叛畜產大耗國人薦饑流離轉徙遠踰沙漠近因太和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告窮請命未有所歸每念艱危載深憫惻今欲救卹窮困撫慰瘡痍使四方知朕不忘舊勳保其大順昔匈奴乖亂呼韓款塞漢宣帝轉粟賑救權時施宜故得三代稱藩北邊罷警前代令典可不務乎宜令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持節充安撫大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充副使專往慰問仍賑米粟二萬石俾其安輯離散漸就漠南再復舊疆永言恩好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討回鶻制奉宣撰

門下夫天之所廢難施繼絕之恩人之所棄常用悔亡之道朕每思前訓豈忘格言回鶻比者自恃兵強久爲桀驁凌虐諸部結怨近鄰黠戛斯潛師彗掃穹廬瓦解種族盡膏於原野區落遂至於荆榛今可汗亡逃失國竊號自立遠逾沙漠寄命邊陲朕深念衰殘尋加賑恤每陳章表多詐諛之詞接我使臣如全盛之日無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鬪之心去歲潛入朔川大掠牛馬今春掩襲振武逼近城池可汗皆自率勁兵首爲寇盜不恥破敗莫顧姻親河東節度使劉沔料敵伐謀乘機制勝發胡貊之騎以爲前鋒蹇翎原注一本作欽漢書陳湯傳蹇欽侯之旗侯之旗弋彼在穴短兵鏖於帳下元惡軼於轂中况乘匪

六羸衆纔一旅。儲糧已竭。計日可擒。太和公主居處不同。情義久絕。懷土多畏。亟聞黃鵠之歌。失位自傷。甯免綠衣之歎。念其羈苦。常軫朕心。今者脫於豺狼。再見宮闕。上以攄宗廟之宿憤。次以慰太皇太后之深慈。永言歸甯。良用欣感。其回鶻旣已破滅。義在翦除。宜令諸道兵馬一本有使字。並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下。優厚賞給。續次條疏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回鶻及摩尼等莊宅錢物等。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官點檢收錄。不得容諸色職掌人及坊市富人輒有影占。如有犯者。並當極法。錢物納官。摩尼等僧。委中書門下卽時條疏聞奏。於戲。昔漢宣帝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呼韓單于攜國歸命。入朝保塞。漢后所以有擁護之恩。邾支單于背叛禮義。傷毀威重。漢史所以明可誅之罪。二虜禍福。皆自取焉。四夷百蠻。宜以爲鑒。布告中外。深體朕懷。主者施行。

討劉稹制奉宣撰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於畫一。雖晉之樂趙。家有奮動。漢之韓黥。身爲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故昭義節度劉悟。頃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王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憲宗嘉其誠款。授以南燕。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一作幼習亂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一作驍兵符。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爲樂。一作喻。魏豹姑務於絕河。井蛙

自居孫述。頗聞於巴蜀。一作恃喻。大一作誘。受亡命。妄作妖言。中伺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一本無輒字。謀動作接壤。戎師一作帥。屢奏陰謀。顧若卵之可矜。豈泉魚之是一作自察。暨乎沈痼。曾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惑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所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爵。并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或姻連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卜式樸忠。未戰而義形於色。況成德軍嘗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戰勢一本作士氣。方酣。再回魯陽之日。鼓音不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州之旗鼓。以列降人。創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雄名。一作心。必能稟鄭侯之指蹤。成葛亮之心伐。咨汝二帥。朕尤注懷。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元逵。宜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何宏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餘如故。潞府曩者烈祖在藩。先天啓聖。符瑞昭晰。綵績煥於泗亭。鑾輅巡游。金石烈一作刻。於代邸。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別授土地。以振勳庸。其村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

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於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橫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豈嘗違拒漢使。留止田橫。惟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故得其主。歿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仍委一本有陳字。夷行。劉沔。一本有王字。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邱墓。擒執百姓。以爲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戶爲主。罪止元惡。務安生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俊舊老。昌言於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於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授王宰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制奉敕撰

敕。淮南勁兵。伏灌夫之勇。河內雄屏。委寇恂之忠。各用所長。俾專大任。以茲制勝。斯爲良圖。忠武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爲將。一劍橫陳。萬算皆全。陰則難窺。勇能重閉。亞夫急緩之任。繼父絳侯。祭彤禦侮之才。爲吾子路。近者狂寇。憑阻屢犯。顏行茂元。莫遑定居。驟聞三捷。願言奮旅。方展六奇。遽屬爽秋。暫嬰寒泄。誠威重之可倚。顧臥護之未任。是用改爾乘軒。總齊諸校。隱如敵國。禦彼奔衝。昔韓信建旗。出井陘之隘。鄧艾束馬。越陰平之艱。皆立奇功。稱爲名將。爾宜自厲。無愧前良。

授劉沔招撫回鶻使制奉宣撰

昔東漢中夏旣甯。匈奴饑饉。臧宮請命。將臨塞圖刻石之功。光武報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且傳聞之事。常多失實。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歎。又以大舜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存取亂。在擇良圖。回鶻頃以本國薦饑。種落攜貳。紇圻斯乘其衰亂。遂覆危巢。旣焚老上之庭。盡翦名王之族。可汗失地遠害。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勳力。諭以呼韓款塞。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且分兵食。救彼飢人。令歸漠南。方議賑贍。屬可汗久嬰沈痼。會長異心。雖隨畜薦居。固無定所。而控弦深入。頗亦渝盟。邊將戎臣。屢抗其疏策。藩渾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婁敬之。善籌馬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含垢。亦以踰時。况朔野沍寒。有輟瘡之患。陰山徑路。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兵卒。某官劉沔。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旣啓十乘之行。必致六贏之遁。委之告諭。方俟成功。可守本官。充招撫回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主者施行。

授張仲武東面招撫回鶻使制奉宣撰

門下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旣獲遠圖。宜恢長算。回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薊門。懇陳誠款。宋人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繫我信臣。實得要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鳧藻協誠。

自升將壇。首翦狂寇。戈鋌亟聞於彗掃。牛馬殆至於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探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堅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願申告諭。彼旣率服。甯忘懷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夤邐。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固難統一。昔衛霍之襲葷狁。異道而征。一作行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予廟勝之策。在舉髦傑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狼顧。將復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竭一心。敬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尙書兼充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四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門下古之命帥必重其名。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故韓信以丞相擊魏。樊噲以相國伐燕。克成茂功。賞抑有典。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行營招討澤潞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都尉雲騎尉王元帥逵。生稟忠厚。天資信誠。奇正得於心機。嚴莊表於師律。去病之略。無假孫吳。翁歸之才。實備文武。屬狡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揚義聲以載馳。繇直道而先奮。鋒逾駭電。勢盛疾雷。宣士卒上據層巒。削成垣壘。下臨平壤。盡見秋毫。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之險。尋又陳兵原野。漸洗堯山。摧困獸之鬪心。挫螳螂之怒臂。棄甲者萬計。折首者千人。先獻戎俘。益彰臣節。彼則望王師之陳。草木爲兵。聞吾帥之風。椒蘭比德。顧其殘孽。豈獲稽誅。夫賞不逾時。速人爲善。雖嵩敷五教。已列三公。而禹分兵廩。宜佩相印。是用命爾。升於鼎司。於戲。昔吳起有大功者。三不爲魏相。竇嬰破藩國者。七未踐漢台。豈非名器之重。曷嘗虛受。爾其奮揚威武。殲厥渠魁。當感激而成功。勿遷延而玩寇。服茲休命。可不戒哉。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依前充成德軍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招討澤潞等使。散官駙馬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門下兵家之策。戒在勢分。故楚爲三軍。破於英布。光武料敵。非劉向之別營。葛亮出師。制魏延之異道。專
冀大任。方見成功。斷自朕心。授之戎律。天德軍豐州四城。都防禦本管押蕃落等使兼充晉絳行營諸軍
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石雄。倜儻仗義。沈密有謀。近者被羽
先登。塞旗深入。翦彼葷允。碎其穹廬。勇則一作乃冠軍。威能振敵。屬壺關逆命。羽檄交馳。命征虜奉公之
心。思成皋過險之將。嘉其壯節。召自極邊。旣而亞夫會兵。馳六乘之傳。庶乎馬武力戰。爲衆軍之鋒。朕以
彥佐早升大將之壇。久服上公之冕。一作褒資其碩望。任以指蹤。鄧禹之鎮關河。功雖未遂。羊祜之守吳
會。不必一本作身不。自行罷戎役。以會朝。待寇甯而撫俗。親授方略。慰彼蒸黎。爰擢奇才。付予重事。爾其
再申兵法。奮起士心。去病無以家爲。勿邀天幸。臧宮保於常勝。實在貴謀。敬聽朕言。副茲寵寄。可守本官。
兼充晉絳行營諸軍節度使。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贈裴度太師制

敕。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
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圖史煒焯。奸邪所忌。艱險於
時。暨氛霧旣開。魚水將協。條風孰見其喜慍。零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沈痼。威鳳莫翔於舊沼。虛
舟常往於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元。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
旣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鄴侯之壘。方念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爲勸。可不務乎。

贈陳夷行司徒制

敕。昔柳莊云亡。輟宗廟之祭。公叔既歿。表貞惠之名。前代所以追往悼懷。飾終加禮。永言髦傑。宜峻舊章。故河中節度晉絳磁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兼河中尹御史大夫陳夷行。身爲儒宗。位致宰相。言必體要。行歸於周。得壺遂之深忠。持顏子之極樂。信能感物。桃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藜藿由其不採。朕纘承鴻業。再授鈞衡。陳羣立朝。道無適莫。葛亮稱物。心匪重輕。雖壯趾爲災。躡步爲蹇。朕之毗倚。方固初終。任以建牙。暫去巖廊之上。射不穿札。遂居將帥之間。方期永年。爲我良翰。遽聞淪謝。痛悼於心。是用綈以衰章。載之簡冊。言念舊德。尙懷黃髮之謀。緬想貞風。爰舉素絲之節。以茲緝禮。用慰幽魂。

贈崔瑄左僕射制

敕。孔子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於八凱。乃眷時哲。保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崔瑄。誠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於大僚。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用長孺之道。以右正人。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於朝。羣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有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於白首。厲翼之志。終始不渝。未陟台階。實孤公望。追榮左揆。式示優崇。

贈王茂元司徒制

敕。昔許穆公身歿於師。贈以侯服。王事加等。春秋所書。言念勞臣。終於盡瘁。舉茲盛典。用峻彝章。王茂元幼則服儒。長能習吏。晚爲邊將。頗振軍聲。近者元戎啓行。大旆臨境。誓陟羊腸之險。甯辭馬革之勞。來必挫鋒。去者奪魄。挑戰孤壘。自揭高旌。坐觀蕤火之蓬。方解迎刃之竹。必當樽俎制勝。枕席還師。勢如風霆。功在刻漏。遽嬰枕痛。莫展良圖。伏波之壯勇。一作忠。不衰。呂蒙之療護。無及。日未回於三舍。星已旋於再周。列諸葛之鼓旗。徐驅而返。閱祭遵之車騎。悼往則深。亦旣聞其綏復。是宜加於衰斂。勉爾羣帥。知予報功。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敕。昔班固有言。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歿其身。朕常以固作一代之典。非所以垂法勸後也。若觀時以避禍。量力以圖全。則三綱之道。幾於絕矣。故右衛將軍李安危。其祖太子少師綱。謬大節。炳於青史。安靜聿修厥德。不隕令名。往者產祿擅朝。充躬交亂。每念王室。殆於阽危。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志。廣稱遺老。抗感憤之詞。苟不食言。由忠貞之故。永懷臣節。遠邁前良。近者深戒有司。下令遴揀。惟爾苗裔。靡有子遺。昔庭堅不祀。臧文所歎。仲宣無後。魏祖興嗟。榮以先王之臣。褒以揚名之典。懋茲休寵。用慰冥魂。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邊底甯。乃眷維州。實爲險

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解辮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且無睢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斷西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寇讎。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敕。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靜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廷。嘗感先願。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伏青蒲。至於雪涕。數共工之罪。不蔽聖聰。辨垣平之詐。益張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器。莫如置革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於文陛。爾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諫議大夫。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以容駟高閎。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爲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傾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羣獄之冤。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己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元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令猷。百代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奧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謨慷慨納說。有爰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敕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所以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蒼艾。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大夫守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况朗璜近因陞見。乃能庭爭。執以言責。本於志誠。昔峻岷乘危。爰絲攬轡。期門近出。耿况當車。增主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繼前良。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黯之願已諧。祿賜愈多。貢禹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優思。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宏文館制

敕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滎陽縣開國子鄭裔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邁前良。况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持法。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早服儒訓。黃金不遺。惟守於一。經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令名。俾從丹地之遊。佇繼緇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宏

文館散官勳如故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敕賈誼云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若火焚岡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標其勁臨危自奮見義必爲得不寵以名城列於上賞忻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丕幼而倜儻長負不羈才耀奇而穎出智釋結而觴解禦侮是寄益德冠於三軍騷動得人劇孟雄於一敵昔在爾祖志康國屯翼龍而飛旣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貽厥孫謀載揚休問近者稷生參伐盜起汾川保信都之城不爲威惕戮邯鄲之使終以節全戎士間行奏章狎至閱其忠款可謂著明乃眷西河控於大廈文侯舊壤干木遺風以節概著者居之固其宜也勉圖嘉績以保令名

授李丕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敕晉謀元帥必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李丕頗有大慮常好奇功自爲攻拒之書尤遂揣摩之術淬其智刃研未兆之機森其禮干得備嚴之稱旣蟬蛻丹水鵬搏赤霄未及歲暮累見誠節今以玉壁重地汾河要津俾換珪符用佐樽俎庶乎易行而誘成苗賁之爲不肖而驅效葉公之入勉於盪寇副我知臣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五

賜回鶻可汗書

敕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總率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以限隔內外。不可逾越。近聞爲紇圪斯所敗。加以饑荒。國邑爲墟。屍僵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將議遠圖。今先文詔。故茲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以來。推誠向國。往者中原有難。助翦羣兇。列聖念功。每加優寵。甯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以今公主繼好。又以土無絲繡。歲遺縑繒。恩禮轉深。諸蕃稱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壤。稍逾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噶沒斯特勒已至近界。邊將憤激。便請祛除。朕念其無主可歸。且令安撫。今可汗旣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干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可汗公主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惟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命李思摩建牙於漢南。遺址并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退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爲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戢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冀令彼國從此輯甯。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爲福。朕緣公主將可汗丹誠來告。深感於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

御史大夫王會副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喻懷。爰定所居。便申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并保一心。自求多福。

賜回鶻書意奉宣撰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宏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旣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一本。作邊將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并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况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於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示喻朕意。

賜回鶻可汗書意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己馬價絹。就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姓所蓄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產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上蕃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

所求難允來意。又所請束縛溫沒斯送歸者。溫沒斯比自投邊將。屢獻誠款。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持。未嘗有交構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爲暴虐。所以親屬內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儻徇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於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協良圖。况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溫敦并來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道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習至難。且佛是大師。尙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爲。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甯。卽卻令如舊。

賜回鶻可汗書并公主及九姓宰相詔書

朕自臨寰區。爲人父母。惟以好生爲德。不願黷武爲名。故自彼國不幸爲紇圻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撫納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饑歉。給其餼糧。旋則知其破傷。盡還馬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路。小

小侵擾亦盡不計。今則可汗尙屯近塞。未議還蕃。朝廷大臣與四方節將皆懷疑忿。盡請興師。雖朕切務含宏。亦所未喻。日昨數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或侵掠雲朔等州。或讎掣羌渾諸部。未知此意終欲何如。若以未交馬價。且近塞垣。行止之間。亦宜先告邊將。豈有條來忽去。遷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柵。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跡。實懷馳突之計。况昨到橫水柵下。殺戮至多。蕃渾牛羊。豈恠驅掠。黎庶何罪。皆被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等皆云。回鶻近塞。已是違盟。更戮邊人。實乖大義。咸願因此剪逐。以雪殂謝之冤。然朕志在懷柔。情深屈已。甯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幸災。石誠直久在京城。備知仁原。注一本作人。心憤惋發於誠懇。固請自行。嘉其深見事機。不能違阻。可汗審自詢問。速擇良圖。無至不悛。或貽後悔。

賜太和公主敕書奉宣撰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牆廟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甯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至蕃孳。回鶻託以

私仇。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掠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纈。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譸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賜背叛回鶻敕書奉宣撰

近數得邊將奏報。知卿等本國自有離亂。可汗遇禍。雖未悉虛實。良深震悼。我國家與卿等本國。代結姻好。久爲親戚。協德同心。常爲諸蕃所羨。故得邊候不聳。封疆晏然。卿等忽領師徒。漠南屯集。又數至天德。侵掠。頗擾邊人。聚師無名。忠義俱失。既乖舊好。良用慚然。若卿等本國所立新主。非可汗至親。人心不從。擾亂未定。卿等只合自申方略。竭效忠誠。安靜本蕃。以圖勳績。亦合遣使告朕。具述此心。若新立可汗。是中國至親。人已歸附。卿等便合早自相率。保國甯家。與可汗協心。以修舊好。豈得寄命塞上。久勞師人。朕緣與卿本國。情義至深。事同一體。又緣公主在彼。未知存亡。故遣使臣魏蕃。往諭朕意。卿宜備陳誠款。不得虛詞。兼禁戢師徒。勿爲侵軼。近聞天德遊奕軍將曾有交鋒。卿等既犯塞垣。亦是邊將常事。今已各令諸鎮不許交兵。卿宜曉諭部落。各令知悉。

賜回鶻溫沒斯特勒等詔書奉宣撰

敕回鶻溫沒斯特勒。那頡啜特勒。頡干伽思。於解亦阿耽干思。莫賀達干。宰相伊難朱密伽諦略摩咄。將

軍誦略等。天德軍遞所奏表至。再三省覽。憂屬良深。彼蕃自忠義毗伽可汗以來。代爲親鄰。連降愛主。恩禮特異。古今莫及。朕君臨萬國。撫育殊方。苟有未安。則宜來告。况特勒等乃祖乃父。歸誠累朝。昨遣嗣澤王溶弔冊。先可汗回。始聞卿國中喪亂。諸部乖離。救患卹鄰。豈忘令典。方圖鎮撫。以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未歸城邑。特勒等力不能制。思存遠圖。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知欲奉公主朝覲。忠謀不從。已逾大漠之南。同款五原之塞。發此單使。布其赤心。言念艱危。惻然軫歎。料卿等皆英酋貴族。羈寓沙場。懷土之情。如何可處。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抱此至忘。託於大援。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慮邊境守臣。見卿忽至。或懷疑阻。不副朕心。故遣鴻臚卿張賈馳往安撫。朕旣獎卿忠款。報以信誠。雖隔塞垣。已如相見。卿須深明朕衷。盡吐所懷。一一言於使臣。令其速還聞奏。佇聞誠願。續有指揮。必當副彼急難。固不惜於事力。勉於謀度。用保忠勳。秋熱。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回鶻嗚沒斯特勒等詔奉宣撰

敕回鶻嗚沒斯特勒。那頡斡特勒。悉勿斡特勒。烏離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自申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予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饑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定。旣是國中所奉。則爲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况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自爭雄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

之後爲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修鄰好。每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爲謀。須務遠大。莫若自相率勵。同奉可汗。興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闕。親諭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納。蓋欲深全國體。兼爲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於請。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臨萬國。非止一蕃。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駝馬迎聖。方令進發。可汗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降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賚。止於此度。想卿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敬休宣諭。想宜知悉。

賜思忠詔書奉宣撰

呂衛等至。知卿與可汗不能戢下。頗擾邊疆。既告諭不悛。須兵勢驅逐。卿忠誠奮發。願立奇功。請退渾沙。隋等部落合勢及戰馬器甲等。並已允卿所奏。各有別敕處分。今令左衛將軍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領蕃渾部落。取卿指揮。朕已切戒何清朝等。令其協盡心力。副卿忠誠。進取之時。一切取卿方略。卿宜每事與宏順等商量。審度事機。勿爲輕進。但得可汗抽退。不敢稽留。塞上安甯。卽是卿之勳力。必不可落其奸計。以損國威。兼令高品駱遂。秦權。監行營將士。卿與之籌慮。續續奏聞。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六

與紇圻斯可汗書奉宣撰

皇帝敬問紇圻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合祖等至。鑒表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沈雄。威動龍荒。聲馳象魏。眷言丕績。深用注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材軼於千古。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額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爲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暨貞觀六年。太宗遣使臣王義宏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一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已受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纘奉不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寶以後。爲回鶻所隔。久阻誠款。回鶻自謂天驕。罔修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復。滅其國邑。皆已立君。驅彼酋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勳力。列聖嘉其大順。累降姻親。今失國逃亡。寄於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鷄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卽來侵掠。恣爲邊患。今已四年。朕大徵甲兵。久欲除翦。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使皆充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凌蔑公主。頻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盜竊。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譟張。使襲牙帳。虜衆大潰。穹廬盡焚。元惡傷殘。

脫身潛竄。已取得太和公主。卽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用欣慰。可汗旣爲讐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想遠聞慶快。當愜素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漢北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略。代爲將門。至嫡孫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敢抗威。身雖陷沒。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兵衆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使遣歸還。有以見可汗秉禮義之心。重親鄰之好。朕深用感歎。至於涕零。公主尋爲回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皆被誅戮。朕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公主。使公主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惋。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卽當顯戮。以謝可汗。况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爲鄰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邊陲罷警。弓矢載囊。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健羨。知我兩國。永爲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算。故令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充使。以答深誠。質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皆須因中國冊命。然後可彈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閒將相。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與點戛斯可汗書

皇帝敬問點戛斯可汗。溫忤合將軍至。覽書及所獻馬百匹。鶻十聯。具悉。可汗特稟英姿。生知雄略。奮揚威武。底定龍荒。掃回鶻之穹居。報怨以直。護公主之屬幕。事大以誠。又遣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驚鳥。

遠涉流沙。旣展同姓之親。克副懷柔之旨。眷言勳績。深慰予衷。朕獲奉丕圖。撫甯萬國。豈望化孚有截。致殷湯來享之明。實恐德未徧覆。愧漢宣兼臨之盛。况與彼國壤隔內外。非正朔所加。禮旣不施。政豈宜及。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先名。爲可汗宏遠之謀。須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邪單于以郅支尙存。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後漢單于比以大父依漢而安。繼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願藩蔽。漠南遂致朔塞底甯。烽燧永息。近則回鶻結大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覩。况今回鶻種類未盡。介居蕃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畏其威。素服其信。慮彼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棄絕回鶻。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盟。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冊命。昭示萬方。况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所賜。非回鶻自制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避。朕以可汗先祖。往在貞觀。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左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之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誠。便以堅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親。况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豈不美歟。朕昨命禮部尙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侔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至塞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漠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爲可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永安。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以前。可汗勿以飲食爲甘。弋獵爲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所恨隔在諸蕃。國家難於同力。儻更近塞。豈

復稽誅。又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衆。受逋逃之臣。儻收吾憎。必開邊隙。此則蕃養虺毒。自生厲階。前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後。國中只有三二十人。便卻興復。雖在危困。尙爾張皇。可汗深察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速要平其區落。無使子遺。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已據積年之憤。自爲一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變革。焉得安於所習。姑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略。遙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卽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熱。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閣中面奉聖旨。令撰書進來者。臣請待鄭肅等與語了撰述。今撰訖。謹進上。進所撰黠戛斯可汗書狀

右。奉宣令。臣於書內添堅昆事者。緣未審知黠戛斯的是堅昆之後。恐須粗言梗概。未可明書。今已依宣添改。其間有詞意未盡處。亦更加添。臣學識空虛。文理淺近。再陳嚴辰。伏積兢惶。謹連封進。

與黠戛斯書奉宣撰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殊至。覽書。并白馬二匹。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朔漠以稱君。稟

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夙推統御之才。睿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忤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忤合去日。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此則尋欲遣使。只自延望來信。又云。金石路已隔絕。蓋爲山川悠遠。未得自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遣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每欲思維先恩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云。欲除卻兩楹間惡刺。此之一事。實是嘉言。緣回鶻雄據北方。代爲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其穹居。大雪讐恥。功業既高於前古。威聲已振於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敢保寇讐。則是輕侮可汗。獨不向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况可汗前來云。求訪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若舍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長驅精騎。問回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後服之誅。取若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回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敘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就回鶻牙帳。滅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回鶻絕望。稍近邊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比聞回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回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原注。一本無是字。軍期須合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協。

一心。諦德。伊斯難殊。朕已於三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不更滯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鄰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宏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進所撰黠戛斯書狀

右奉宣令臣撰進來者。臣詳其表中情款。一一報答。盡不闕遺。兼不爲文言。遣其易會。緣冊命時。須令其稱蕃事。須云冊命之禮。並依回鶻故事。若須更有邀約。卽待朝廷命使。日別賜敕書。稍爲允愜。謹緣上進。未審可否。

賜石雄及三軍敕書

敕石雄。晉絳密邇王畿。地當襟帶。自卿與將士等扼其險要。勇冠諸軍。捍彼奔衝。爲我砥柱。每刻期深入。屢挫狂鋒。批亢擣虛。導款遊刃。永言勳績。豈忘於懷。昔商伐鬼方。三年乃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憲宗平淮西。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三四年。想卿等久在戎行。心經此役。且士之生代。本爲功名。仗義從軍。固當殉命。居平則孝養父母。成長則子孫衣食。所資無非國力。有事則投袂而起。負甲先登。撫養之恩。惟此爲報。今者。纔近半歲。未曰勞師。功在垂成。往無不捷。將士等各宜感勵。成此功名。上黨旣平。天下無事。從此永安家室。不復征行。近者。楊弁首爲猖狂。扇惑亂卒。今則身膏齊斧。戮及妻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負義之鬼。身名俱滅。可不痛哉。諸部旣安。王師益振。乘此聲勢。必殄餘妖。故令中使宣慰。兼賜優賞。卿等便

須鼓行而進。徑入賊界下營。從此駐軍。速圖進取。勿使功業歸於別帥。爵賞在於他人。勉務壯圖。副茲厚遇。想宜知悉。

賜潞州軍人敕書意

劉稹乳臭騃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協。幸其昏弱。矯託軍情。妄獻表章。欲求繼襲。志在肆行禍福。自擅兵權。稱感從諫之恩。誓同生死。及見山東三郡。皆已歸降。事迫勢窮。歸惡劉稹。令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寵榮。不義不忠。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稹。皆是此二人。販賣圖全。義難容捨。已令澤潞、冀氏兩路。遣軍只取郭誼、王協。及同惡之類。其他軍人。一切不問。仍各有優賞。後從敕處分。如兩道兵馬。未到以前。有忠義之士。先非同惡者。能自擒戮郭誼等。所與優賞並同。裴問、王釗。例處分。已詔石雄、王宰。到彼不令侵擾軍人百姓。如秋毫無犯。便按軍法。各宜勉思機計。共保忠誠。勿受奸人扇動。原注：一作惑。妄生。原注：一作懷疑忌。互相告報。咸使明知。

賜党項敕書

敕。自爾祖歸款國家。依附邊塞。爲我赤子。編於黔黎。牛馬蕃孳。種落殷盛。不侵不叛。頗效信誠。比聞邊將不守朝章。失於綏輯。因緣征斂。害及無辜。念爾遠人。莫知控告。特命朕之愛子。實總元戎。所冀羣帥聽命。而不敢自專。諸部懷冤。而有所披訴。奉我憲令。以保和甯。如聞莫顧私恩。遂懷憑恃。攘奪不避於官物。驅掠罔憚於平人。擅興甲兵。恣行攻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鴟張。道路阻艱。商旅殆絕。朕便欲詔命諸鎮。同

力勦除。深慮玉石難分。善惡同斃。今再爲條制。各使得宜。卻令節將指揮。許其處斷。如實有冤濫。政乖公平。並遣巡院奏聞。朝廷必爲申理。如或不知恩貸。猶敢猖狂。國有典章。必難容捨。故茲宣示。當體朕懷。

賜劉沔張仲武密詔

敕劉沔等。自回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常效勳力。平甯之後。結以姻親。義切懷柔。情深兼愛。亦旣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愧。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聞有備雖暫移營。稍乘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歸還。朕祇荷丕圖。撫臨萬寓。一作國。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蓄虺穴於塞垣。養蠱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欲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然明原注。一本作先軫。背秦之惠。覆孟明於二嶠。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尙爲巧詐。卽須犄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

賜張仲武詔

敕仲武。周璵至省表。知可汗猶有疑懼。近日移營。卿自總戎麾。累翦狂寇。英威所震。桀驚皆從。仁義所綏。降附相繼。昨者可汗來依塞表。已在轂中。豈謂黠虜之奸心。尙懷翻覆。柔服之際。又此遁逃。遠揣虜情。必終難保信。昔去病深入大漠。方殄獯戎。近李靖再襲穹廬。始擒頡利。况卿伐謀制勝。才出古人。宜選練勁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受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勳。永光千古。朕已令劉沔旋師。卻入東境。候卿本道成功。卽令歸鎮。經略之事。全以付卿。須及塞草未青。虜騎方困。一舉便剋。使無子遺。卿先發馬步

一萬人於大界原防戍。今緣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網羅。豈得更屯精兵守無用之地。卽宜追赴本道。同力翦除。緣卿師旅至多。費用尤重。其出界糧料。已令所司依前支給。卿宜勉於盡敵。以副朕懷。

賜何重順詔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食。况卿先父當太和之際。已有誠款。思靖鄰封。臣節昭彰。遐邇稱歎。澤潞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膺。令居善地。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請。以幼子總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旄鉞。事蓋從權。今從諫疾恙所侵。頗聞縣愒。昨士廉奏至。大將及下。復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夫逸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墮其門風。當撤瑟之辰。罔聞憂戚。在嘗藥之際。便窺兵權。尤爲臣子所當共棄。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推新擇帥。朕必選舊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賞。別有任用。如妄自制置。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寬宥。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副茲委遇。高秩厚祿。無所恪焉。

賜張仲武詔

卿智略挺生。忠誠特著。每陳章奏。皆契朕心。言念壯猷。無忘寤寐。今緣從諫疾病。頗以沈縣深慮。將校異謀。妄有制置。太原地連河朔。城府空虛。已詔劉沔旋師。卻歸本鎮。又緣回鶻餘燼未滅。塞上須有防虞。藉

卿長才。列於禦侮。邊境戎事。悉以付卿。宜深體朕懷。勉宏方略。控馭朔塞。爲我長城。當使早殄餘妖。永清絕漠。副茲委遇。以保功名。

賜劉沔茂元詔

敕。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乃命將厲兵。以征不義。申令誓衆。今則其時。况蓐收司刑。助天而肅殺。金星動色。應節而耀芒。咨爾帥臣。爲予之佑。得不敬順天道。振揚兵威。近有詔書。令取七月中旬。五道齊進。王元逵久蓄忠憤。爲國除殘。率兵先諸軍深入其險阻。拔宣務要害之壘。絕堯山應援之兵。旣以扼咽。必當破膽。而卿不務疾雷先奮。欲以歲月勝彼。凡爲將帥。誰不樂此。豈祭遵之安重。致欒伯之遷延。且不副於詔書。以後期於成德。若未可深入。亦要先聲。宜早進軍。速臨賊境。樹立城柵。羅列旌旗。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兼擇猛將。時出奇鋒。令彼一方疲於奔命。如此足分賊勢。益壯東師。昔趙充國征羌。漢宣帝詔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卿宜思古名將。早立奇功。無執狐疑之心。勉務鷹揚之舉。國之大事。賞罰必行。當體朕懷。勿稽詔命。想宜知悉。

賜彥佐詔意

卿累當大任。實總元戎。旣行節制之師。須務綏懷之德。養威持重。屬在於卿。至於負羽先登。搃旗深入。本非將帥之事。當假拳勇之材。况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故韓信伐趙。張耳爲貳。吳漢征蜀。劉尙副軍。國朝以來。多用此制。李勣之取平壤。參以道宗。李靖之襲陰山。副之公謹。近

者。劉沔全師北伐。按甲雲州。委石雄先鋒。大破回鶻。朕以石雄近摧醜虜。已著威名。久在徐州。諳練士卒。今輟自天德。與卿副領諸軍。卿宜選徐州陳許精兵三千人。便令先入。勵其猛氣。必立奇功。儻能挫覆妖巢。亦自勳歸元帥。勉以率下。深務協心。體朕至懷。以圖丕績。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七

賜石雄詔意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鷲鶚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丈八之矛。果能盪寇。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協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勉宏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纔一萬衆。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旣爲輕敵。未足耀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無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爲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甯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賜劉沔詔意

緣卿二年在外。城府久虛。今殘虜未平。南北皆有戎事。欲令卿卻歸本鎮。應接兩隅行營諸軍。未知所付。聞王逢頗有武用。卿所素知。今已追赴太原。欲令充本道行營都知兵馬使。又緣例偏裨日近。官秩尙卑。

指揮諸軍。未卽宜稱。今緣石雄、王宰皆欲進兵。得卿一軍齊入。足分賊勢。卿宜審自籌度。歸本鎮後。在朝及側近武臣。誰人堪付行營兵事。宜密狀具一兩人進來。如卿離行營後。兵力事勢深入未得。亦須審具事實聞奏。不要隱情。今取決於卿。切在審詳。

賜李石詔意

訪聞近日賊中轉更窮蹙。自相殺戮。人心不安。卽日軍權多在郭誼。因此誘動。必應事機。李丕是郭誼親密。尤合相信。卿宜暫追赴。使令與郭誼書。諭以利害。遣其自圖。劉稹早務歸降。儻效誠款。必重酬賞。卿宜面看李丕手疏。兼令便自封題。分付王逢。遣密作計。召軍人百姓送入澤潞。其書草卿宜封進。

賜王元逵詔意

材幹筋革。出自江淮。除進奉之外。并敕令所禁。蓋以有國之制。固須立防。朝廷法度。理當畫一。卿國之懿戚。時之信臣。方進勁兵。坐清殘孽。誠宜假以利器。壯軍威。朕之於卿。固無愛惜。但以河朔數鎮。事體應同。若一度賜卿。必轉相援例。恩信不一。非撫御之遠圖。賜與頻繁。墮朝廷之舊制。卿是朕之心腹。必合樂守憲章。故示至懷。想當知悉。

賜李石詔意

省所奏。劉稹令賈羣齎李恬書與卿。將兵屬同赴闕庭。兼請歸葬東都事宜。具悉。比者。河朔諸鎮。惟淄青變詐最多。劉恬隨來舊將。皆習見此事。察其情僞。深要精詳。蓋緣四面王師剋期。八字石雄、王宰已據

天井。卿當道又得石會。既失重關之險。將弋在穴之妖。鎮衛勁兵。皆臨境上。城孤援絕。情計已窮。所以密將款詞。歸命上相。恐是偷安旬月。潰緩王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况饋運日有所費。春作漸已及時。勞我師徒。恐非至計。卿與其要約。令面縛來降。卿卽馳至界首。親自受納。苟不如此。且須進軍。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今賜與劉稹書白。想宜知悉。

賜王宰詔意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又焚薨晉絳廬舍。侵逼萬善孤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下臨高平危壁。邇來頗自知懼。方獻僞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朱鮪乞降。曾無面縛之效。尙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繼襲。想卿忠憤。必志梟夷。况自去年以來。闕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之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鵠原。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攜。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賜張仲武詔意

昨以李石文吏不可自赴行營。令在太原應接戎事。緣親兵在外。城府空虛。楊弁糾合征師。衆纔一旅。追逐主帥。擅領兵權。尋詔近地行營。量抽兵馬。便令翦撲。計日梟夷。緣鎮州地接土門。最爲便近。已詔元達出師五千人。爲向南諸軍聲援。顧茲小寇。未足勞卿大軍。緣何清朝下河水官健。曾經楊弁將領。久與亂軍同處。恐其自思家屬。因此搖心。宜速與卿本道都頭密意動靜。與清朝計會。犄角相應。如萬一清朝官健禁戢不定。抽歸太原。已令把絕鴈門。遏其歸路。卿便須出軍掩襲。勿遣漏失兇徒。每事與清朝商量。務從權便。應機在速。不更待奏聞。

賜劉沔詔意

敕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李廣臨塞。威動殊鄰。吳漢理軍。允如敵國。舉茲制勝。方見成功。往者羯胡亂華。伊洛未靖。光弼以上勳元宰。移守盟津。卽知急病救艱。因事爲重。以卿近破狂虜。已著英名。河內當賊咽喉。爲吾雄屏。爰求威望。將以撫甯。昔漢光武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卿勿以累換雄藩。輕此寄任。策勳之日。遷擢必殊。詔到。便宜擇精兵二千人。自領赴鎮。直抵萬善。震耀威聲。壯忠武原注。一本作捕鹿。犄角之形。分常蛇首尾之勢。今屬水潦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難淹久。勉宏方略。副朕誠懷。

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略。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剋。制其死命。務須批亢。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况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游刃其間。更何顧慮。聞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於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爲據。昨者榆社兵馬。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卻得石會。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密度事機。自爲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卽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饋運之費。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今戰鬪闕人。今爲卿方圓。所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歿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各使聞知。故令中夜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賜石雄詔意。與王宰詔同。於奸計字下云。聞冀氏翼城寨柵有一十八所。以備奔衝。自此以後。又同宰詔。於各使聞知下云。又聞將士有苟避兵鋒。全不得力者。卿宜便令守寨。不要將行。其彥佐隨使衙隊。自大將至晏設。及工巧之徒。除卿先令歸本道外。聞在者尤多。卿旣領節旄。自有土地。并宜曉諭發遣。不要更留。仍具人數奏聞。雖卿善於撫衆。皆自樂從。然亦在割情。不令撓事。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卿須待了。方

得遣回。

賜王元達何宏敬詔意原注與彥佐等詔同。向後別各存處分。

比緣暑熱未退。固難進軍。想卿至誠。豈安終食。今清商已至。鼙鼓聲雄。白露將凝。戈鋌氣肅。擊隼應節。而逾厲。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誅。正在今日。近者天井。冀氏。頻有交鋒。蓋緣卿等當軍。未抵邢州。莫分賊勢。併有精卒。得以奔衝。今四面王師。一十萬。鎮魏兩軍。自當其半。屯集在境。已及歲期。雖罰罪除殘。誠無所吝。然人生膏血。杼軸其空。朕既爲父母。豈有坐延歲月。想卿忠憤。固不懷安。况卿當道。頃爲盧從史。劉從諫所敗。與澤潞素是深讐。卿之騎兵。海內精勁。將虔劉殘憤。士有鬪心。宜乘此機。豈可玩寇。想詔到之後。速抵邢州。但得綴其精兵。不令併力西向。朕當詔王宰。石雄。齊心攻討。破此殘寇。決在今秋。故令中使往諭朕意。想卿勿更疑惑。副茲朕懷。何宏敬詔中。改未抵邢州爲未過漳河。况字以下。改爲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想陟岵有懷。循陔思養。遠離周歲。固切歸心。當早決機。豈宜玩寇。

賜王元達何宏敬詔意

近頻捉得賊界生口。及收得投降人等。每知賊中精卒數亦無多。只是應急旋抽。併當一面。破其此計。實在共攻。緣王宰卽過乾河。便抵澤州城下。恐賊併取山東兵馬。抗拒南面王師。卿宜詔到日。便須深入。綴其精卒。不遣東西。旬月免有救兵。王宰必能成事。如因此犄角。便克澤州。則卿之功勳。更高。王宰。朕每念陳兵原野。又屬炎熱。由此孽童。致茲暴陵。然獫狁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甯。公且有三年之役。事

非獲已。諒匪勞人。卿當深體朕懷。早圖戡翦。上薦功於宗廟。下息患於生靈。則卿之子孫。永受休祿。朕之酬賞。必極寵榮。布告三軍。咸令知悉。

賜緣邊諸鎮密詔意

近者寇孽初平。海內無事。方欲永囊弓矢。保乂生人。圖遠開邊。誠非朕志。然盛衰倚伏。皆有其時。古人云。聖人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輕齎深入。耗中國三十餘年。竟不得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壞亂危亡之機。單于稽首。三代稱藩。鋒燧不設。邊城晏閒。此遭遇其時也。近則回鶻常以兵助中國。有戡難之功。朝廷累降姻親。歲致繒絮。因我爲援。振服諸蕃。百有餘年。最爲強盛。及本國衰亂。種落流離。景附北邊。猶爲桀驁。因其入塞。暫舉偏師。遂大破穹廬。卻收公主。歸降甚衆。梟戮至多。一國銷亡。易於拉朽。豈非得其時也。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攜。自相攻擊。緣邊兵馬。頗已抽歸。想其城鎮皆空。守備多闕。儻彼鬪戰未定。自有黨讐。一國之中。疑懼相半。則備邊城守。固有異心。計卿軍鎮。必有舊人。諳練邊事。深入窺探。來往是常。易知隱伏之情。足見存亡之兆。宜精意選練。務得其人。切須識見精專。誠信可保。資以財帛。俾其陰通。自隴山天甯關。北至蕭關。原州。安樂州。烏蘭橋等。皆是賊之險路。入寇要津。各要知兵馬多少。何人主領。如兵數寡少。人心動搖。乘此危機。必易爲計。多設反間。密用奇謀。使自歸心。豈勞兵力。觀釁而動。取若拾遺。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

伏之期。取亂侮亡。聖人遠略。斯乃以直報怨。非是不守和盟。想卿精忠。必達此旨。故令劉濛專往。親諭朕懷。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尺籍伍符。盡無虛數。務修實效。勿顯事機。制置之間。尤須密靜。詔書有所不盡。皆已指示使臣。勉建良圖。副茲委遇。

停歸義軍敕旨

敕李思忠。首率蕃兵。歸誠向闕。念其忠款。特許來朝。而又久慕華風。願留京邑。俾參環衛。用報勳庸。其歸義軍。使宜停將士等。同協義心。所宜優寵。况聞諸道軍鎮。皆置馬軍。選擇蕃渾。尤不易得。緣此將健。久工騎射。頗出常倫。列於牙旗。足壯戎闔。宜分諸道節度使。團練收管。便給本道衣糧。稍加安存。務令得所。

置孟州敕旨

敕昔馮異之守盟津。已建軍號。近光弼之保伊洛。先據三城。蓋以河有造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機軸。表裏金湯。既當形勝之地。實爲要害之郡。令所制置。豈限常規。積萬庾於敖前。尤資地利。列二矛於河上。須壯軍聲。其河陰縣宜割屬孟州。仍改爲望縣。其河清縣卻還河南府收管。縣官等並準前敕處分。其東都鎮遏兵馬。依前屬東都防禦使鄭滑汝州防戍兵各一千人。令宏敬權指揮。事平後。續有處分。

李回宣慰三道敕旨

敕成德軍魏博。皆出兵甲。俯臨賊境。秋氣已至。攻取是時。元逵宏敬。制勝伐謀。必有成算。固須命使。遠訪嘉猷。又回鶻雖已遁逃。尙存餘燼。今朔風始勁。塞草具腓。猶慮未革。梟音敢懷狼顧。迫於饑窘。復擾邊城。

仲武久欲蕩除。俾無噍類。成其志業。壯彼威聲。亦在使臣。往諭朕意。各宜奮厲。早建殊勳。解甲來還。免彼祁寒之候。止戈除害。庶臻仁壽之期。咨爾帥臣。副予一作茲。委遇。宜令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充幽州鎮魏等道宣慰。

賜王宰詔意

卿頃莅澤州。頗彰惠政。彼之黎庶。自合有情。申以恩威。正在今日。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而歸。兼招取丁壯三五千。人。不要分給器械。每至填壠攻壘。皆遣先驅。料澤州城內。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必合自相愛惜。豈願交接兵鋒。兼宜遣使逼其軍城。再三號令。若能捨逆效順。速自歸降。非但生全。仍加優賞。克城之後。不犯秋毫。如堅守危巢。坐待撲滅。必當不存噍類。務極兵威。料其聞此先聲。皆自感勵。勉於方略。副朕深懷。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八

授溫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敕昔秩訾獻籌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庭宣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溫沒斯特勒倜儻慕義深沈有謀馱駝之生超千里驚鶚之擊厲九秋屬獻款誠布於邊將尋執醜虜不遣君親戡其餒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鶻代結和親久敦鄰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酋豪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攜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爪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

授溫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敕回鶻代雄絕漠名振北蕃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廷之禮願襲冠帶思覩漢儀蟬蛻自致於潔清豹變獨蔚其文彩不有豪傑孰啓壯圖溫沒斯稟氣陰山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鈴自強之心隱如敵國衛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覩幾立節深協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士殊鄰秦能致霸得賢異壤晉實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褒納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敕。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酋豪。猶吾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窮而歸款。得不撫甯。况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射鵬之藝。氣乃淩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驍騎。來附北邊。願削柙以圖全。且囊弓而俟命。矢其一志之死靡他。既投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盧款塞。卽受漢封。比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毳。榮以彰纓。爰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程侯忠孝。可保於克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爲我信臣。

授溫沒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勳。仰惟前典。溫沒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稱良將之材。常佩明王之紱。附於絕塞。歲已再期。秉是一心。竟全大節。今則解其毳服。始列牙旗。自我加恩。益聞厲志。驥登吳坂。感顧盼而長鳴。劍出豐城。因拂拭而增煥。朕以漢北平太守李廣。北狄避之。號爲飛將。顧其苗裔。頗在龍庭。美瓜瓞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棣萼之方韡。當使同榮。夫思在無邪。忠爲令德。嘉其立志。用以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愛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旣得將材。俾參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往在龍庭。常爲貴相。乘其乖亂。遂投迹於殊鄰。加以懷柔。竟歸心於上國。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款。旋觀深志。可爲竭情。昔戎狄請盟。良由孟樂。呼韓率服。始自秩訾。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族。錫以

嘉名漢錫秣侯。尙採祭天之義。魏親程昱。用疇捧日之心。寵以貂璫。冠於裨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宏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銀州監牧馬副史何清朝。漢用駱甲。則灌嬰副於騎將。魏得關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取顏良於麾蓋。爾夙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發而石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仗義。倜儻秉心。堅正且聞。誓翦讎寇。不以賊遺君父。委之兵柄。庶展拘原。舉駭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鵰之騎。未足稱功。宜勉一心。成予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兵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指揮。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干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於九姓回鶻頡干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圻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捲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穀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旣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

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救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歎。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爲名。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穡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一作加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爲紇圻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將相。遣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報。大雪冤恥。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圻斯之強。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殺。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圻斯所排。遷集鳥徙。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邳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心。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卽事。今相公以偉才宏略。匡弼可汗。旣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歡。興二國之禍。稱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儻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沔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般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聞此事、盡頭悶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藥羅葛九政原注、藥羅葛氏也之時、已不管領、只緣可汗都無定所、來去不常、又無大段駝馬、自取般次、恐諸蕃却奪、須稍安詳、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萬一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依前自遣駝馬般運、此令兵馬護送、又云、嗚沒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皆同赤子、儻順於國、盡合綏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况嗚沒斯是先可汗子孫、今可汗兄弟窮而歸命、尤所矜憐、若棄其款誠、何以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恤兄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飢渴、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與嗚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回鶻之深也、如可汗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漠南候命、朝廷豈有所惜、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制得、朝廷只要回鶻承順國家、常爲好事、惟行仁義、不作尤違、則朝廷欲疏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劫奪牛羊、以此爲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欲稱回鶻強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麤才、性本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

紇圻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千邁悉禾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爲復被奸人中路隔絕、緣此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

子細報。卽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主使若入吐蕃國去。卽至吐蕃。皇帝自覽表章。頗深軫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親。艱難之時。常展勳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紇圻斯讎。怨可汗兼求公主。必慮大興兵甲。糾合諸蕃。長馳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衆饑饉。兵數無多。強敵儻來。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恥邊城之民。因此罹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依倚側近山川。深自藏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紇圻斯雖來。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紇圻斯卽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累路逢著回鶻。卽殺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著回鶻一人。無可殺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兵馬把斷三河口道路。則籌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興廢在天。否泰有運。紇圻斯以寡爲衆。以弱爲彊。豈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福不再來。蓋以天亡之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所恥。實亦諸蕃輕笑。儻紇圻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箴。幸垂採納。恐要見紇圻斯表本。今亦錄往。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軍。以爲模楷。今之所覩。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上表舉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舉基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笑。旬月之內。

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思頓雪前恥。再取美名。莫若謝罪朝廷。別請戎帥。如此則一軍盛美。千古流芳。澈忝在近鄰。素欽風儀。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三思。不至疑惑。

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宏敬任忝專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指事而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縣懨。既以上聞。便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發。邪計已萌。遽遣劉稹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既虧子道。深紊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姜崧四月十三日到城。至二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問。冀得實情。姜崧狀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見本使。至八日晚後。劉稹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見本使。又云。女壻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職。至十日將妹壻王再晟被發遣山東。充邯鄲鎮佐軍虞候。崧見女壻輩皆被降黜。遂懷憂懼。求郭誼覓使入城。至四月三十日。追問梁叔父。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使。又不見醫官。梁叔父自通狀云。劉守義扶劉稹時。叔父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如此。若擬扶郎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此懷恨叔父。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奪叔父職事。姜崧。梁叔父是彼心腹。尚不得面見本使。於朝廷通狀。稱本軍盡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既不得面見。固難辨明。今公等表章仍云。故使初奏疾病。姜崧。梁叔父並云。被臺司收繫。軍人聞此消息。且言故使尚未薨背。事已如此。自是公等行

詭譎之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爲。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焉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亡。聖上三日廢朝。寵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尋屬薛常侍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省使方回。及常道軍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悔改。聖上曲爲含忍。詢訪百僚。朝廷大臣。藩翰戎帥。切齒憤惋。如報私讎。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之說。歸怨朝廷。聊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徒抱玉。以元勳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眞。武略忠誠。復總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爲列鎮之雄。皆李公之力。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屋瓦皆振。翦符寇於淮服。草木爲兵。六十年間。忠名尙在。及李相公殂謝。朝廷以王尙書度休代之。追李臧令居喪東洛。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勳。成澤潞節義。邇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尙不顧私恩。以墮王制。豈有從諫。跋扈旣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校。即不合別置紀綱。以劫脇人心。自圖身計。奈何拒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性。包隱奸慝。逗留兵機。彼大將烏司徒與王憲等。因事圖之。尋就束縛。破朱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彰。誠勳上元。忠貫白日。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一軍憤愧。固已積年。豈可舍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深恥。將性命家族。以徇駭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臣。

之鬼。彥佐受明命。總彼成師。感歎之懷。寢食忘次。願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寵。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爲人受禍。勉思奇策。以副深心。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九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羣至。承二十八日書。誨承郎君自知愆負。思保生全。望闕披誠。祈天請命。遠述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之。郎君爲子爲臣。忠孝並棄。居喪求襲。阻命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顏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收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爲賊。來卽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今欲自新。誠爲善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等懷忿惋之心。豈宜延納。然須得實事。並見忠誠。則聖上矜貸有名。羣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來降。石卽馳詣界首。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况國家自元和以來。累翦叛臣。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款。僞詞變詐。無不備諳。今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鄒子動天。更無其他。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臣。豈敢任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不宣。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繆承寵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合境。揚薰風解慍之德。安輯疲人。想彼衆心。必當感悅。况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勳力。穆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款朝廷。委以節義之軍。

授以心腹之寄。豈謂移溜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爲善之人。日往月來。羣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爲義。實所惜然。且封壤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豈非王臣。劉稹祖父。竊我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固於軍旅。且夫示衆於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讎。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必以識君臣之義。審順逆之心。濯身滄波。上覩白日。以此爲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楊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耆將。已居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戮於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覩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丞。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茆土。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羨。成敗利害。昭然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卽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儻梟戮劉稹。自建功名。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去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無焚灼之虞。閭井得宴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首初熱。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丕自歸朝廷。頗獲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翦拂提攜。道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實光榮於鄙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

遣密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棄。留待挾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翦軍中惡人。率先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不除授忻州。去彼疆界遙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授晉州。兼充右尙書副使。密邇封壤。瞻望不遙。若不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黑車子。近黠戛斯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贊普近亡。新立贊普。纔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甯。八表無事。須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卽徵兵填替。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亡。幸因不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丕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明據。得聖上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數行手示。潛布忠款。丕便遣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尙書並不知。丕指天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顧望。古人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蓋以儉安。比於鴆毒。切望思之。臨楮零涕。此情何極。不宣。丕再拜。

代石雄與劉稹書

雄白。比者牙原注。一本有內字。兵馬使棄累代之勳業。爲四海之罪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戮於人。昨打暮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意密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尙書請勘虛實。近得王尙書報云。追到賀意勘責。款稱。

曾在昭義效職。與彼軍游奕。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奕相見。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尚書便已按軍令訖。賀意又款稱。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回西諸寨兵馬商量。欲立安全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軍將。臭味略同。將覩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信。以安危疑。儻能自新。必舍罪釁。况兩面主兵大將。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卽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露將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器甲精堅。並是諸道強兵。近方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關心。大兵一交。立見焦爛。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并是奉宣撰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令後嗣句當。本於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瀝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

一門保安。望尙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效忠款。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尙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爲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充使。至此伏希鑑悉。不宜。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旨。尙書以幽薊頻有叛亂。志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况先侍中累代繼美。功德在人。尙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頻害節將。懲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須首變亂風。恭俟朝旨。若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儻不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彼軍大將多是舊人。感先侍中深恩。聆尙書美政。導其善意。必合遵承。且望密遣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帥。舉尙書領鎮。使自歸闕。必不失二蕃金吾。若欲外任。卽商量宋毫大郡。便與亞相軍中。兼與二十萬匹物充賞。大將以下。皆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爲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務因循。卽三數月間。且不問著。旣未降朝命。何以保安。望尙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略。必不可費國家財力。致他日興師。儻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宜。某等狀上。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奕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安國之大勳。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親弟承恭。自太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釁。既不詣尙書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表章於衢路之間。望朝廷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奕將不便毀除。實恐非是。况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卻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逆將賈羣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羣卻歸。劉稹亦便受領。狡童逆狀如此。不知進表何爲。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卽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尙書以疆場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爲至當。望向後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受領。輒此披陳。幸垂鑒納。不宣。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尙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名。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培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輟自漢南。撫甯上黨。承入境之日。煦然如春。壺漿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頻見章表。救雪罪人。姑務和甯。以安反側。竊循雅旨。備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

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投放四罪。天下乃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出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爲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尙書公忠簡儉。皆以具美。惟稍缺威斷。實願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理之道。於此而著。尙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尙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擾茲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爲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宜。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敕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爲桀逆。追逐戎帥。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盜北門之管。戰備符璽。并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輸逆積。釋賈羣縲綬。俾遠奸謀。惑榆社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蠱毒近發於懷袖。蟻壤幾漏於江河。康政等被粉邑之遺風。習華墟之有禮。遽忘臣節。仍助凶威。撫弦登陣。曾不興歎。以卵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辟。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敕

敕。理體脾者。不可以芒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故前代陳甲兵以正其刑。伐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亂邦。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邱穴而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草而逾凶。久從叛臣。首負逆氣。頃自劉從諫背德反義。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劉公直。安全慶等。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革面。吳寇將敗。周邱尙務於陸梁。隴坻向平。王撻猶稱於必死。况郭誼。王協。聞邢洛歸款。懼義旅覆巢。賣孽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蓋其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各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敕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敕。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脇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爲三窟。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狡詐多端。比在京師。人皆嫌惡。自知險薄。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僞草章表。飾以悖詞。旣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萬宇。姑務含容。而怙亂益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狂計。挾助孽童。污我忠義之軍。協其豺豕之黨。神之所棄。人得而誅。逆賊劉稹。弟曹九。滿郎。君郎。姊四娘。五娘。堂兄洪卿。漢卿。周卿。堂弟魯卿。匡堯等。張谷。并男涯。涯男解愁。陳揚庭。弟宣力。男醜奴。張溢。并男歡。

郎、三寶等、門客甄戈伎、術人鄭諗、蔣讜、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與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男珪、并就昭義梟斬訖。夫爲善者、天報以福、爲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旣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思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侯締交醜肆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將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韋皋因

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或倉猝易帥。甚於奕基。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據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惠琳。暨關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徧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尙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

右奉批答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軒屈崆峒。堯遊姑射。未有不心期於至道。而能功濟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稱大康。開元中。元宗經始清宮。追尊元祖。闡繹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元珠。聖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冀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三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元宮、及不移福陵、只祔廟。何者爲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旣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爲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發於至誠。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依前狀。只祔太廟。不奉陵寢。實爲合禮。謹再奏狀。以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慎。伏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譏。漢書云。古人據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等若輕爲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意。卽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合配先聖。陛下祇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須出於聖意。降敕情禮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羣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水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二聖一本作高祖太宗塑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宮牆。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句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功程畢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宮室爲後。又韋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至坊。俗稱圍外地。至閒辟。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方坊內。不得起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語。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覲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宏。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宏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宏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元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推元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

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尙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爲久。惡旣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可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旣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拏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若以爲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元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歛歛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惟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殿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

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韋宏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所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韋宏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陛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好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况韋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